

詩

藪

詩數

從編一 周漢

東越胡應麟著

中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夏商周近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漢唐宋中古之文始開於夏至商積久而盛徵至於周而極其盛近古之文大盛於漢至唐盛極而衰兆至於宋而極其衰秦周之餘也秦極而否故有焚書之禍元宋之閏也剝極而坤遂爲陽復之機此古今文運盛衰之大較也

唐虞之文太羹玄酒至禹貢而千古文機橐籥矣唐虞之詩太音希聲至商頌而百代詩法淵涵矣故吾

以後世之文鼻祖於夏而詩胎孕於商也

二典三謨淳雅渾噩無工可見無法可窺禹貢紀律森然百代敘述之文皆自此出康衢擊壤寥寥數語五子之歌篇章大衍酬和浸開至商頌玄鳥諸篇閔深古奧實兆典刑周末莊列屈宋無異後世詞人矣唐虞以下帝王詩歌之美者堯卿雲舜南風穆東夏項垓下高大風武秋風昭黃鵠孟德對酒子桓雜詩文皇帝京玄宗曉發皆非當時臣下所及

詩與文體迥不類文尚典實詩貴清空詩主風神文先理道三代以上之文莊列最近詩後人采掇其語

亡不佳者虛故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本顏見道語然  
實詩家妙境神動天隨寢食咸廢精凝思極耳目都  
融奇語玄言恍惚呈露如游龍驚電倚角稍遲便欲  
飛去須身詣其境知之

九方臯相馬一節南華本不爲詩家說然詩家無上  
菩提盡具此蓋作詩大法不過興象風神格律音調  
格律卑陋音調乖舛風神興象無一可觀乃詩家大  
病至於故實矛盾景物汗漫情事參差則驪黃牝牡  
類也製作誠工卽在楚言秦當壯稱老後世但覩吾

詩寧辨何時何地卽洗垢索瘢可謂文人無實不可謂句語不工不爾卽三者纖毫曲盡焉能有無

蒙叟逍遙屈子遠遊曠蕩虛無絕去筆墨畦逕百代詩賦源流實兆端此長卿上林劄撰子虛烏有亡是三人此深得詩賦情狀者非以文爲戲也後之君子方拘拘覈其山川遠近草木有無烏乎末哉

世欲以空言駕左史盛唐也則謂學古者曰吾不有六經乎而吾以六經斷自聖筆不可學也是復以空言應也古有爲六經者矣易則楊雄太玄關朗洞極衛嵩元包志和太易之類詩書則王通續經束皙補

亡毛漸三墳崔氏演範之類春秋則趙陴吳越陸賈  
楚漢崔鴻列國王氏元經之類禮樂則不韋月令河  
間考工桓譚元起梁武樂論之類論語則楊雄法言  
蕭衍正言張融家語河汾中說之類皆燬火僅存大  
則僭冒之誅小亦贅疣之誚果何益哉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本也太初始判未有男  
女孰爲構精乎天地之氣也既有男女則以形相禪  
嗣續亡窮矣復求諸天地之氣可乎周之國風漢之  
樂府皆天地元聲運數適逢假人以洩之體製旣備  
百世之下莫能違也今之訕學古者動曰關關雎鳩

出自何典是身爲父母生育而求人道於空桑也噫  
易數也禮樂制度聲音也詩書春秋雖聖筆然猶文  
與事也左氏於春秋離騷於詩史漢於書工於變者  
也太玄於易中說於語拙於模者也

漢藝文志有周歌詩二篇又周歌詩七十五篇周歌  
聲曲折七十五篇又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  
曲折七篇以上五家與燕代諸歌詩並列以爲漢時  
周地風謠耳及觀顏師古黃公書註以秦例之迺知  
周歌謠漢尚數家不止三百也然隻語不可得見惜

哉

班志有秦歌詩二家顏注黃公作秦皆歌詩則周  
爲周皆審矣第非必風雅蓋亦民謠之類否則注

之誤也

荀卿有賦十篇今傳僅半成相雜辭十一篇亦不止今所傳也蘭陵與屈宋近又仕楚不傳人未敢必其能否今傳惜哉然荀自以子重賦非子亦不能傳

詩出于後世而真出于三代者岐陽石鼓是已書出于後世而真出于三代者汲冢周書是已石鼓典雅淳深是周家大手筆宣王中興氣象卽此可觀在三百篇中亦爲翹楚退之列宿羲娥之論雖尊題非太過語後人以吉日車攻駁之固然然三百篇中豈一無遜此者耶必夫子所未見使見將樂觀其盛迺刪



之耶

汲冢書奇奧古絕雜以不根而中間一二解亦有不  
可盡廢者或以卽七略周書恐非也班志注引劉向  
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漢世已殘闕安得今尚完耶  
秦處楚漢之間而無賦余叵疑之閱漢志有秦雜賦  
九篇惜名氏皆不可得坑燼之餘故也

秦子書儒家有羊子四篇名家有黃公四篇註皆云  
秦博士也黃公名疵非四皓黃公秦子書又有零陵  
令信一篇注云難李斯斯當時孰敢難之蓋依托

藝文志又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尹歌詩五

篇皆無註余始疑爲漢時秦地之詩及閱顏師古黃公下註云爲秦博士能歌詩在秦歌詩中乃知嬴世不惟有賦亦有詩也

秦朝廷銘頌可見者嶧山琅琊之宋會稽數碑而已其辭古質峭悍當時政事習尚直可想見真秦文也篆勒皆出斯手銘亦必斯所作斯逐客書妙絕今古然彼尚戰國之文入秦一變頓爾中間時錯以法令語商周雅厚之風剗地盡矣

秦燔燒詩書獨卜筮醫藥種樹獲全今卜筮傳者則宓義周易之類醫藥傳者則黃帝內經之類雖真贗

不侔然皆秦以前書獨種樹之書傳者絕寡班志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豈秦所遺耶

漢宗室向歆最著諸王則淮南河間然枕文詞賦類有陽丘侯劉嚶賦十九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趙幽王賦一篇宗正劉辟疆賦八篇皆宗室也

趙幽王史載詩一篇而不言能賦河間獻王世以爲經術士然枕文志有上下雍宮三篇

子儒家類

淮南但傳

小山然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其富若此

又河間周制十

諸王好文者無出梁孝無論鄒枚卽羊勝公孫皆文士也淮南以子顯然志有淮南羣臣賦四十四篇惜名氏皆不傳今傳子若鴻烈賦若招隱莫多才士咸無與匹中遭禍患賓客竄亡殊可悲也又長沙王有羣臣賦二篇其人當亦下賢又武帝自撰賦二篇劉向賦三十八篇又臨江王歌詩四篇又中山王文木賦一篇載西京雜記中總諸劉無慮十數家惜傳者寂耳

唐詩千餘家宗室與列者不能屈全指先秦漢賦六十餘家而劉氏占藉者十數人而東漢不與焉是唐宗室能詩者不過百之一而漢宗室能賦者幾得十

之三何其盛也。雖湮沒不傳，名存史籍，亦厚遇矣。人知大風秋風爲百代七言祖，而不知昭帝黃鵠飛。今卜建章靈帝涼風起，今日照渠二歌皆極工麗。漢世人主何以多才若此。

漢五言廬江小婦，外文姬幽憤，亦長篇敘事，猶褚先生學太史，但得其皮膚耳。精意妙語，不啻千里。讀此乃知孔雀東南飛，不可及。

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壹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

唐山韋孟漢之初也都尉中郎漢之盛也武仲平子漢之中也蔡琰鄼炎漢之晚也

文姬十八拍纖弱猥近漸啓

陳隋

文勝勵志詩矯峻發

揚先兆魏晉皆遠失漢人樸茂溫厚之致不惟唐有晚漢亦有晚也

朱穆絕交詩詞旨躁露漢四言最下者趙壹疾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

漢古歌朱火颺煙霧博山吐微香清尊發朱顏四坐長悅康終篇華粲特甚大類子建兄弟疑魏作也

郊祀之精深房中之典則秋風之藻艷諸如此類蹊

言聲  
一  
逕具存不盡無意然皆匪五言郊祀則頌房中則雅  
秋風則騷極盛在前固難繼也惟五言肇自河梁盛  
于宛洛敘致繇衷而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謳吟信口  
而足以被金石叶筦絃如孔雀東南飛一首驟讀之  
下里委談耳細繹之則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  
响節奏靡不具備而實未嘗有纖毫造作非神化所  
至而何

三代以前五言非不創見而體制未純六朝以後五  
言非不迭興而格調彌下故兩漢諸篇出而古今廢  
也

建安以還人好擬古自三百十九樂府鏡歌靡不嗣述幾于充棟汗牛獨孔雀一篇更千百年無復繼响非以其難故耶

昔人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亦以二京無詩法兩漢無詩人卽李枚張傳一二傳耳自餘樂府諸調十九雜篇求其姓名可盡得乎吾以卽李枚數子亦直寫襟臆而已未嘗以詩人自命也

西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

見郊祀志歌四篇題鄒名

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忽奇

故舉同時從武帝至口

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

武帝時李忠供能詞賦



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季

遼東太守有賦四篇

知有董仲舒而

不知有董安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知有

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

賈充賈山

山有賦八篇非謂全言也

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

陽憲王

有賦不知其名

知有河間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

侯劉德此類尚多

安國書見農家鄒子樂見郊禮志公孫乘見西京雜記餘俱秩文志

中

漢詞人父子相繼者枚劉班馬世所共知然莊忌子

莊忽奇又助爲忌姪此三莊者世所罕悉又張子僑

張豐父子竝有著述見漢秩文志中

子僑光祿大夫王褒全時豐車

與劉向同校讐天祿者有長社尉杜參見顏籀注劉  
向別錄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年才二十餘  
亦夭折之一也稅文志作博士弟子杜參有賦三篇  
然則子美前杜陵已有若人矣

郊祀歌諸錄俱不言作者惟郊祀志中四篇題鄒子  
樂作餘無名氏一代大典章湮沒至是惜哉

清陽朱  
明西題

方  
冥

四皓詩燁燁紫芝深谷逶迤一章高士傳所載最爲  
淳古古今樂錄作昊天嗟嗟等語殊生強且氣脉不

貫讀者參攷自當得之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  
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  
季按秦漢間人名最古樸且字多不詳四皓匿迹商  
山亡其姓氏故止以東園用里爲號何從并名與字  
一一知之又四人東西南北原非同氣弟昆何得懸  
合若此尋其命名製字大類六朝以後蓋記者一時  
僞撰無疑

梁四公傳四人名皆古  
文怪字如一政與此同

讀霍去病傳蓋武人之鷙悍者又一任情不學年少  
耳然琴歌四夷旣護一章典質冠冕雍然盛世之音

當時文士代作耶第豪傑天縱特異未易懸斷又衛  
青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雄麗渾成真  
大將語他如朱虛行酒之歌景宗兢病之句斛律金  
之勅勒沈太尉之南岡皆倉卒矢口匪學而能顧不  
事此耳總之武將能詩當以李都尉第一揚處道次  
之郭代國張睢陽嚴高二節使皆儒生習兵非武將  
漢魏間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司馬相如卓文  
君秦嘉徐淑魏文甄后然文君改醮甄后不終立身  
大節竝無足取惟徐氏行誼高卓然史稱夫死不嫁  
毀形傷生則嘉亦非諧老可知自餘若陶嬰紫玉班

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嫺上官昭  
容薛濤李冶花藥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  
出此十數輩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沉淪晚  
歲或伉儷參商或名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  
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每讀卮言輒爲掩卷太息於  
戲寧獨丈夫然哉

西溪藜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末引鍾嶸詩品云  
兩漢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什亞  
團扇矣按嘉以寶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耀首之語  
淑惟答嘉五言絕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敘

別之什爲是

古今婦人以醜特聞者齊無鹽漢孟光晉左芬無鹽以辨光以德芬以才并許允婦以識皆知名獨孔明娶承彥醜女必有過人而寥寥不顯史傳失載故耶

文姬自有騷體悲憤詩一章雖詞氣直促而古樸真至尚有漢風胡笳十八拍當是從此演出後人僞作無疑淺近猥弱齊梁前無此調

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繫日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又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乳乳狀景莽蒼訢情委篤較十八

拍我生之初尚無爲等語何啻千里

漢自饒歌郊祀外三言絕少卽間見不過數語若五  
雜組等篇頗無意義獨蘇伯玉妻盤中詩二十韻皆  
三言僅末數句七字耳語意絕奇惜時與事不可考

漢婦人爲三言者蘇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  
卓文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趙飛燕八言九言者烏  
孫公主蔡文姬皆工至合體文士不能過也若唐山  
安世房中自當以雅頌目之非漢人語卮言以爲調  
弱未舒較以商周大篇誠若有間然千餘年未有繼  
其響者

明君文君以色稱亦以色毀班姬徐媛皆文士不可  
以詩人目之至其行業之高尤後世所絕觀者

竇玄妻別夫書云棄妻斥女敬曰竇生卑賤鄙陋不  
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  
斃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  
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雖尺牘語而韻叶宛然  
實四言古體也

右詩載枕文類聚仰呼蒼旻下有悲哉竇生四字而  
缺斃斃白兔二句今據古怨歌增入則全篇完整首  
尾較然按本題註玄妻以玄再娶漢公主寓書及詩



爲別所謂詩者僅所增八字及衣不如新二語不應書中重出蓋卽此一篇以韻語爲尺牘故傳有詳略題有異同耳其語古質是東西京本色非後人擬作也

秦嘉贈婦四言詩有云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蓋以妻寢疾還家形容離索之語非傷逝也題曰贈婦甚明近有節略淑傳者以淑先死嘉爲此詩傷之大誤按嘉又有寄內詩三首中云夢寐空室中恍惚見姿形豈亦傷逝耶兼史自有灼據不必深辨

董卓廢少帝辨爲弘農王後以山東兵起遣李儒酖  
之王置酒與姬唐別作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  
乘兮退守藩垣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  
玄因令姬起舞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兮  
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乳獨兮心中哀歌  
竟泣下坐皆歛歔遂引酖卒二歌意極悽慘詳載范  
史后紀中偶閱馮氏書未及收錄之

談稅云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觀臨終諸詩大類箴銘  
語耳北海不長於詩讀此全篇可見至結句生存多  
所慮長寢萬事畢詞理宏達氣骨蒼然可想見其人

不容以瑕掩也

陳大夫調孔北海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本戲語然不可謂無其人如晉太子適之類小何嘗不佳又如甘羅十二智數橫出員儗九齡議論風生謝貞八歲有落花之句路德延數歲傳芭蕉之什後皆沒沒劉晏神童國瑞壯歲製作無聞殺身錢穀此類頗多

亦有晚歲勵精而速就者甯越之學高適之詩蘇洵之文之類是也

東漢之末猥雜甚矣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卽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甘其運人物然亦時有詼

譎如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等句信類其爲人也

子桓去去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等句詩流率短其才  
然此是漢人語也他如黎陽於醮孟津廣陵玄武諸  
作句格縱橫節奏縝密殊有人主氣象高古不如魏  
武宏贍不及陳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過仲宣公  
幹遠甚惜昭明皆置不錄

古詩類多因述然不過字句間魏明種瓜東井上一  
篇全倣傅毅孤竹而襲短去長拙於模擬甚矣

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子桓具體而微仲宣四言過五言孔璋七言勝五言

應劉徐阮五言之外諸體略不復覩材具高下

然

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烜赫僅曹氏操丕叡耳然白馬名存鍾品則處當亦能詩又任城武力絕人倉舒智慧出衆老瞞何德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孫仲謀輩詎足道哉

魏婦人能詩僅甄后一人然又曹氏婦也於戲盛矣今人第知魏武欲傳位陳王植而不知其始欲傳鄧王沖也按史沖字倉舒少岐嶻五六歲屹如成人太祖得巨象欲稱之沖曰置象舟中而刻其水痕權物以填可立決太祖大悅太祖馬鞍在庫爲鼠齧吏欲

自陳沖復以計脫其辜凡應罪戮而爲沖委曲全活者數十比卒年才十三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傳后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魏武愛沖若此殆數倍陳思使長奪嫡必矣而天信天意在丕也以沖之早慧稍假以年詎出二兄下又中山王衮十歲能屬文所著述二萬餘言通計魏武諸子二十五人殤者十餘知名者六不形植彪冲衮彰之力植之才冲之智皆古今絕出咸萃一門自書契來未有也然率早亡植最後死得年僅四十一至魏明僅三十六高貴鄉公僅二十則固操之

遺殃餘孽哉

高貴鄉公髦少敏慧能屬文嘗首創九言詩幸太學

論六經疑義老儒莫能對則曹氏不啻三世矣陳思

子志亦知名曹罔六代論載文選尤著此論初見名

魏武朝携壯士夜接詞人崇華風流詩爲正始然一

時名勝類遭摧折若補衡辱爲鼓吏阮瑀屈列琴工

劉楨滅死輸作皆見過伶優僅保首領文舉德祖情

事稍爾相關便嬰大戮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子桓

猜忌彌深二丁駢首子建幾希皆幸中之不幸也

劉公幹坐平視甄后幾死吏議恒疑子桓不怒而魏

武收之偶讀裴松之所引吳質傳云文帝嘗召質歡  
飲酒酣命郭后出見謂質曰卿仰諦視之則知楨之  
平視甄后踵迹茲言耳質事當在楨前若楨事發後  
無論質子桓敢爾耶

質傳植坐譴之後質亦以與會  
出爲朝議郎蓋其人素慎密

郭后之言出自子  
桓未必敢當也

典論稱文人不矜細行罕以名節自立而七子之中  
獨贊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可謂彬彬君子幹著  
中論盛傳較諸魏晉浮華真有異者子桓賞鑒故自  
不誣又王昶戒子書云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  
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吾敬之重之愿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吾愛之重之不愿汝曹師之袒書大放文淵然二君操履

說矣

王粲傳七子之外潁川邯鄲淳繇欽陳畱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與列以數稽之適與前合是七子之外又有七子也

考鄴中諸子德祖聲名與文舉相亞二丁當時亦矯矯而典論不及蓋以黨翼陳思故邯鄲淳文譽烜赫然嘗盛稱植才幾至奪嫡得免殺身斯爲倖矣濟陰吳質雅善魏文論復不列豈遠出諸子下難于曲筆耶

繇欽詩賦竝工似在諸應上惟荀緯製作寡傳路粹

承孟德旨劾奏孔融乃詞場之讒賊忠義之鵠鵠郊

慮等輩何足道哉粹後竟以從祀武王漢中事見法政與楊倫同昔今融事包罪郊

慮漢中事但傳揚修粹皆無聞一幸一不幸也

文舉自是漢臣與王劉年輩迥絕列之鄴下其義未

安子建一書云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

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

魏余意以茲五士上系二曹庶七子之稱彼已亡慙

建安之美於斯爲盛植書未稱德祖而不及阮生意

瑀材具非諸人比第脩製作今亦寡傳惜也

每讀子桓與季重書陳思與德祖書未嘗不欲歎太  
息想見風流好尚如斯江河百代豈偶然哉

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楊稚穉文子桓典論  
絕口不及陳思臨淄書尺隻語無關文帝皆宇宙大  
缺陷事而以同氣失之何也至如魏文以文章爲經  
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陳思不欲以翰墨爲勲績  
辭頌爲君子詞雖氷炭意實墳箴讀者攷見深衷推  
驗實歷可也

劉景升名義之儔文學之士列藉滂膺致書譚尚足  
槩平生而以一荊州掩之子修季緒亦有才藻徒以

陳思紙尾姓字今存太史公所云附驥豈虛言哉  
魏志注引韋仲將云仲宣傷于肥臃休伯都無檢格  
元瑜病于體弱孔彰實自粗疎文蔚性頗忿鷲故率  
不登大位淪棄當時觀此鄴中諸子言貌風旨宛然  
然魏文亟賞偉長不聞顯擢何耶一時文士惟季重  
假節封侯特爲宦達然率以推戴謀謨非翰墨也

人所最易辨者形貌傳稱王粲體質短小幼弱一坐  
盡驚蔡中郎曰吾弗如也此猶年少故至往依劉表  
則旣長立矣而表以寢弱通脫不甚重之韋仲將乃  
謂仲宣肥臃肥臃之與短弱通脫何相反甚耶

又黃

陳無已云予嘗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西漢爲下東漢而下無取焉吾亦以古詩爲三等周爲上西漢次之魏爲下晉氏而下無取焉

樂府五言多首尾敘事七言東西門行等則不然唐初四子乃盛有賦述而失之繁冗惟少陵哀江頭王孫兵車麗人畫馬等行大得漢人五言法而體格復不卑絕可貴也

六朝樂府雖弱靡然尚因仍軌轍至太白才力絕人古今體格于是一大變杜陵獨得漢人遺意第已調時時雜之張籍王建頗趨平淡稍到天成而材質有

限兼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長吉諸篇元人舉代學其  
險怪弊流國初李文正又本胡曾遺意取史事斷以  
經語古樂府遂亡

應璩百一舊謂規曹爽作今讀之絕無此意惟細微

可不慎一篇皆諫戒語當時傳寫錯雜互置此題

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于媚此詩如下流不可處君

子慎厥初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皆拙朴類措大

語謂之傷媚何居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雷侯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  
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

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  
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  
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  
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  
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爲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  
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于崔杼弑君陳恒擅  
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  
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罅漏何救齊亡而後  
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

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異時武鄉相  
蜀楊儀魏延悉收鳴吠之效李平馬謖咸正師律之  
誅正大之情可通天地矣

陳壽譏諸葛不足累諸葛適以彰父之被刑魏收諛  
爾朱不足榮爾朱適以徵已之納賄且併其所善沒  
之作史之大戒也史通會要云壽爲諸葛忠臣位得隆  
而丁此當時惡壽之詞壽于武鄉  
恐不相及以  
父被髡爲是



詩數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東越胡應麟著

晉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浸尚華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冲遠足嗣西京而渾噩頓殊記室豪宕飛揚欲追子建而和平槩乏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

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爲宗故時與靈運合也而于漢離也明遠得記室之雄而以詞爲尚故時與玄

暉近也而去魏遠也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潘陸之定品也清水芙蓉縷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以子建爲繡虎而仲宣爲泥蛙以公幹爲巨鍾而偉長爲小挺抑揚不已過乎

太沖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賞也靈運以韻勝者也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至矣而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其氣亦可稱也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

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變而新而前  
規日遠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法欲  
遠精執之衡也世之日降而下也學漢魏猶懼晉宋  
也學晉宋靡弗齊梁矣

登山者必于岱之麓也不至其顛非岱也故學業貴  
成也不至其顛猶岱也故師法貴上也登龜蒙鳧繹  
者即躋峯造極龜蒙鳧繹已耳由龜蒙鳧繹而岱山焉  
吾未聞也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

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胸臆劉劄無施嚴氏  
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思惟便應懸解非緣  
妙悟曷極精深觀魏文典論極贊文章之無窮陳思  
書積欲以翰墨爲勳績點竄相屬筆削不遑鍛鍊推  
敲殆同後世豈直曰悟而已吾爲易曰兩漢尚矣不  
假悟也曹劉以至李杜透徹之悟也

漢人詩氣運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尋也  
魏才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晉宋其格卑  
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譏焉  
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玄暉

諸子六代之中也孝穆諸子六代之晚也

蘇李之才不必過於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之高也

常塗以後人才故推典午二陸二潘二張二傅外太沖之雄奇茂先之華整季倫之雅飭越石之清峭景純之麗爾元亮之超然方外則葛洪支遁闕秀則道韞若蘭自宋迄隋此盛未覩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氏體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肩吾彥範吳

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不啻十輩才非晉敵  
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  
得故吾以合宋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  
也

詩品云陳思魏邦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士衡晉室之  
英安仁景暘爲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年爲輔亦頗  
得之然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暘非太沖比延  
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參伍羣言鍾所剖裁似難僉  
允至嗣宗介魏晉間元亮介晉宋間品格位置可謂  
天然無容更議也

宣城在齊遂無可作輔者梁陳而下沈范江何栢吳  
徐庾大槩魯衛之政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矣

平原氣骨遠非太沖比然仲默亟稱阮陸獻吉並推  
陸謝以其體備才兼嗣魏開宋耳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臺評詩者劉勰雕龍  
鍾嶸詩品劉鍾藻隲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  
人然玉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  
述咸有可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  
及自唐以前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  
淺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



世但知蕭氏文選然吟譜稱昭明彙集漢後五言爲詩選二十卷其中必大有五朝佳什惜今不可見矣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賦體物而潘亮六朝之賦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肝何有于綺靡自綺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馬楊諸賦古奧雄奇贅澀牙頰何有于潘亮自潘亮體興而江謝接迹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槩以晉人也

名都白馬諸篇已有綺靡意而文猶與質錯也洛神  
銅爵諸篇已有溜亮意而質浸爲文掩也故魏之詩  
冢嫡兩漢而賦魯衛六朝也

士衡云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又云立片言  
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有意乎其濯陳言而馳絕足  
也然平原諸文模擬何衆而創獲何希也平原諸詩  
藻繪何繁而獨造何寡也故曰非知之艱而行之艱  
也其有以自試也昌穀執一端以非之非也

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材富而潘氣稍雄也陶謝俱  
韻勝者也謝之才高而陶趣差遠也

太沖詠史景純遊仙皆晉人傑作詠史之名起自孟  
堅但指一專魏杜摯贈母自儉疊用入古人名堆垛  
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  
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景純遊仙蓋  
本漢諸仙詩及思王五遊升天諸作而氣骨詞藻率  
遠遜前人非左敵也

六朝小詩有羅敷初總髮蕙芳亦嬌小月落始歸船  
春眠恒着曉情致婉約可愛第不知蕙芳何女子及  
讀太沖集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乃知出此

太沖集附左貴嬪詩一首每怪此君醜絕妹乃色稱

及讀晉書貴嬪名芬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不覺失

笑識之

謝靈運詩名令  
聊絕川作對

稽喜叔夜之兄呂安所爲題鳳阮藉因之白眼者疑  
其不識一丁及讀喜詩有答叔夜四章四言殆相伯  
仲五言列仙狗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度世至人  
不私已其識趣非碌碌者或韻度不侔厥弟然以凡  
鳥俗流遇之亦少寬矣

永和修禊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由時乏當

行

蘭亭罰觥大令首坐今其詩存者桃葉二歌辭甚拙  
朴與六朝不類信知非所長也

桃葉答大令團扇四章甚足情致晉人謂方回奴但  
小有意不知大令婢乃壓倒主人翁耶一笑  
晉人能文而不能詩者袁宏名出一時所存詠史二  
章吃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爲工

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咏  
許當北面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  
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則許當亦文士非止  
清談者

兩漢之流而六代也其士衡之貴乎六代之變而三  
唐也其玄暉之貴乎

梁陳諸子有大造於唐者也何也唐之首創也以梁陳啓其端也宋元諸子有大造於明者也何也明之中興也以宋元爲之監也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誚其雖多亦奚以爲得無以名取人耶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于丰神皆出諸謝下何論康樂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稍靡

淡故居晉宋之間靡故涉齊梁之軌

宋齊之末靡靡極矣而袁陽源白馬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禎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真傑思也

詩材稟賦各自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并其故武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也虛

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溺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隻眼者

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爲遊子吟之類自

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嗣宗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太冲豈必絲與竹何事待嘯歌康樂尤不勝數皆後學所當戒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真積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以爲警絕吾不敢知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揚帆采



石華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爲佳句非初學所當效擧

千慮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早聞夕颺出晚見朝日暎康樂此類甚夥雖六朝人例爾然諸謝不盡然也休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尤爲語病用修覆以爲工惟六朝故若出宋人不知何等培擊矣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復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窳定耳青青河畔草一章六用疊字而不覺正古詩妙絕處

不可槩論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爲之謝惠連以

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

笑一

王謝江左並稱諸謝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大令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閣筆而取適罰觥卽非才具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樂宣城輩當此興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己耶

宋齊間王氏差著僧達僧孺僧綽僧虔融儉摛筠微藉輩俱以文學顯名勝彬彬欲過謝氏而詩不能十三元長元禮尤號錚錚篇什雖繇未爲絕出

鍾記室以士衡爲晉代之英巖滄浪以士衡獨在諸

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體味  
兩得其說迺佳

葛稚川陶貞白皆文士也寄趣鉛汞耳其詩文筆札  
自足不死支遁慧遠並高人韻流托迹方外文彩不  
能自遏時見一班便足爭衡作者唐宋以還仙釋雖  
盛率庸瑣不足望數君

以文方金谷序而右軍大悅以貌類劉司空而宣武  
甚歡吾以皆非實錄右軍高潔既異季倫蘭亭敘致  
遠邁金谷元子心非王室越石才謝匡時俱迥不侔  
何庸艷羨嘉賓帷幄大是雋奇第于苻堅亦匪倫類

嗣宗叔夜竝以放誕名而阮之識遠非稽比也靈運  
延年竝以縱傲名而顏之識遠非謝比也步兵光祿  
身處危地使馬昭劉劭信之而不傷中散康樂雖有  
盛名非若夏侯玄輩爲時所急徒以口舌獲戾悲夫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迺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  
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  
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昊鳴禽夕水木  
堪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秀出佛  
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  
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

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劇喜陶詩而以曹劉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過也善乎鍾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隱逸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應璩則亦非也

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艷合也工部之癖開府也以沈實合也然李于謝未足青冰杜于庾乃勝之倍屣矣

世目玄暉爲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然此君實多大篇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雖篇中綺

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冲澹往往靈運延之逐鹿  
後人但亟賞工麗此類不復檢摭要之非其全也

唐律雖濫觴沈謝於時音調未適篇什猶寡梁室諸  
王特崇此體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唐規陰何吳  
柳相繼竝興陳隋徐薛諸人唐初無異矣

宋齊間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文通日落長  
沙渚層陰萬里生皆盛唐起語也

王仲淹歷評六朝文士不取康樂宣城文通明遠而  
極稱顏延之王儉任昉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不知  
延之儉昉所以遠却謝鮑諸人正以典質有餘風神

不足耳

六朝二江二庾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弗如總持才情差亞文通而淵博味遠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體允謂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也

蕭齊革命而爲之佐命者褚淵王儉也蕭梁革命而爲之佐命者沈約范雲也迹諸人行業器度咸有可觀而蹭蹬至此彼非有意功名直高位重祿耳余嘗謂富貴溺人賢者不免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爲甚

潘陸顏謝諸君往往蹈此范曄王融卒以覆身敗族  
若陶元亮輩幾何人哉

江淹之鯁亮先幾任昉之孝友樂善遯其歷履可謂  
絕去文人浮薄之習而淹爲齊高九錫昉作梁武禪  
文二子非汲汲功名者直以文章致累惜也

文通夢張景暘索錦而文躡郭景純取筆而詩下班  
以才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  
志意怠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彥升與沈  
競名亦曰才盡豈張郭爲崇耶

休文彥升竝以博洽稱而任之孝義潔廉先憂後樂



賢沈不啻倍屣矣總持孝穆竝以浮艷稱而徐之公忠蹇諤正色立朝視江不啻薰蕕矣

温子昇之謀誅爾朱荀濟之謀誅高澄皆忠義激發奮不顧身而傳以温爲陰險濟爲好亂史乎

陰何並稱舊矣何攄寫情素冲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太過然近體之合實陰非端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隋淫靡間語稍蒼勁聲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楊用脩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余謂此

未足當也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  
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尋常  
兒女可泣鬼神次則子建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  
咳唾天仙竄絕凡俗康樂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  
雖稍遠本色然是後來壯語之祖不妨并拈出也

魏稱曹劉然劉非曹敵也晉稱潘陸然潘非陸敵也  
宋稱顏謝然顏非謝敵也梁稱任沈然任非沈敵也  
非敵而並稱何也同時同事又同調也百年之後篤  
而論之則陳王在魏自當獨步士衡居晉宜孫太冲  
康樂之外無先明遠隱侯而下寧次文通

唐人品第最精如楊盧沈宋王孟李杜錢劉元白卽  
銖兩稍有低昂大較相若故不妨並稱也

謝靈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  
感君子謝世基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朝失風  
水繼爲螻蟻食皆晉人五言絕遇同調同雖一時口  
占千載生氣

楊用修舉貫休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謂猶惠休  
碧雲不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怨  
別詩休本詩起全用子建明月照高樓語中云妾心  
懷天末思與浮雲長絕無碧雲二字又秋風一章白

紵體亦甚情致餘楊花明妃等曲十餘章皆閨房意  
全不類梵流六朝氣習熏染乃爾然休後仕至揚州  
刺史或既還俗作未可知

何遜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  
調絃閨閣行人絕房櫳日影斜誰能北牕下獨對後  
園花六朝絕句近唐無若仲言者洪景盧誤收唐絕  
中亦其聲調酷類遂成後世笑端

宋文帝自君之出矣錦笥閉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  
常徘徊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  
雪流亂無端緒二詩語甚相類皆佳句也

六朝句于唐人調不同而語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  
江淨如練初唐也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盛唐也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  
餘花落晚唐也俱謝玄暉詩也

滴空塔曉燈暗  
離室皆頰晚唐

王籍湖上宿林逾靜鳥  
鳴山更幽何遜夜雨

北朝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較謝池塘春草  
天然不及而神韻有餘魏收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  
榮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不事華藻而風骨冷然  
徐陵欲爲藏拙文士相傾語耳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詡語

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考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艷可觀總之魯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庭草無人隨意綠大似唐末五代人詞非七言體也年年歲歲花相似鄙淺更無足觀二子固有佳處以此句死便是橫死隋煬便是橫殺之問未必作爾許業人品污下而惡歸焉皆大苦事也

嚴云玉臺集陳徐陵序雜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

纖艷曰玉臺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臺所集於漢魏六朝無所銓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宴集亡復一首通閱當自瞭然

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奧眇而以游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返爲詩病自茲以降摹倣寔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卜彬之作蚤虱蝸蟲蝦蟇等賦李爲作輕薄暗小及淚等賦晚唐人作童子詩五十韻婢僕詩一百首皆

詞場之彥魁稊苑之么麼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  
爾爾諸人竟潦倒當世或致禍其身非不幸矣

六朝人類輯諸詩但名詩集猶曰文選云爾如謝靈  
運詩集五十卷殆似靈運自作之詩今驟讀殊可笑  
然當時例無他名如張徵文徵補靈運詩集一百卷

劉和孫詩集二十卷顏竣詩集一百卷皆同其有篇

目蓋起于徐氏玉臺偶語中自謂靈運原集五  
十卷今存無幾者大笑識此

沈約絕重謝朓謂二百年無此詩崔融爲武后冊人

謂二百年無此文謝事見朓本傳崔事出國史異纂

人罕知之楊盈川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世共傳述



然盧范陽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二語詞相出入意實天淵卽此足辨揚盧優劣裴聞喜獨以器識歸揚鄙哉不足議也盧語具朝野僉載今類太平廣記中夫文士相輕自古而然英雄欺人達者所憐盈川蓋不免此若范陽之說議論旣公而意度逾下足一刷稅苑澆漓而後人絕無賞鑒何行儉之衆哉

崔集賢曰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隣可以企之此篤論也盧詢祖云見未能高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盈川之論得無類是乎若照隣之退讓沖虛尤文士之景星詞場之絕也

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後  
爲劣也屈宋曹劉之類固云中的詩稱蘇李豈蘇長  
於李乎史稱班馬豈馬減於班乎顏在謝先而顏非  
謝比元居白上而元匪白倚宋張韓劉岳明邊何徐  
李皆殿者勝首遠弗如元虞楊范揭差近亦偶

然平

漢詩堂奧也魏詩門戶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  
非定程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  
固曰然然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  
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

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以上昌穀論  
三代詩絕得肯綮以俟百世其言不易矣

昌穀之論五言古極有會惟四言不甚究心謂韋孟  
諸篇僭縛不蕩弇州非之是矣至舉曹公月明星稀  
子建來日大難爲四言法此尤非也二詩雖精工華  
爽而風雅典刑幾盡在五言古則爲齊梁在七言律  
則爲大曆實四言之一變也韋孟諸作後惟陳思曹  
躬一首可繼識者知之

唐子西謂三謝外宣遠叔源有詩不工非也宣遠子  
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閒叔源景昉鳴

禽夕水木湛清華幾與池塘春草清暉娛人競爽不  
工詩者能爾耶惠連自有長處要之名下無虛坦之  
謂不逮宣遠亦非篤論

梁武纂輯諸書至二千餘卷宇宙間日力有限邇得  
如此中或諸臣秉筆帝總其成耳簡文幾七百卷湘  
東幾四百卷計亦當爾然梁武文集百二十卷簡文  
百卷其富亦不貲矣惟昭明著述皆出已裁不過百  
卷而文選自唐迄今指南學者武帝簡文湘東制作  
千不存一似亦不在多也

諸書名具載梁史已錄后  
言中近下

樓子尚行小說  
易傳亦一驗也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百卷  
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  
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  
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  
洪自敘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爲早慧其好學絕人遠  
矣今惟抱朴神仙肘後數書傳世世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圖十卷顧  
氏譜傳十卷續洞冥記一卷分野樞要一卷玄象表  
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文集二十

卷近四百卷任昉五百餘卷徐勉七百餘卷齊梁製  
西京雜記世以葛稚川偽作非也稚川著作餘六百  
卷孳孳如不及何假借名他人此書後序甚備蓋稚  
川據子駿原本百卷錄孟堅漢書所取外二萬言另  
爲二卷以傳而歆原書腐爛脫落其事實不存者記  
皆闕之如公孫弘答鄒長倩書甘泉鹵簿之類至事  
實可紀而文義訛缺者間或以意綴屬之故文體頗  
異西京世遂以爲洪作駕名子駿謬也其後序文與  
洪他筆詞氣絕類宋人以爲吳均尤無據也

陽雜俎

引廣信

諸之博

據稚川元目則雜記二卷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并五卷爲一帙今傳雜記六卷而無所謂起居注及故事者蓋後人鈔錄唐世類書以成此不復知其體製故耳

今謂說中類刻有漢武故事一

隋劉焯劉炫並博聞強記共居一室讀書積十年不出遂各爲大儒然實非兄弟也炫河間景城人焯信都昌亭人二人後出處亦相類方牛弘購求遺書炫僞造連山等百餘卷取賞殆是以文爲戲耳後事

露書遂中廢宋人以爲唐史所錄連山卽炫撰者非也  
也使炫書不廢雖僞猶當遠勝今傳三墳等書

晉宋以前多仙詩唐宋以後多鬼詩婦人詩盛於漢  
沙門詩昉自晉惠遠道猷輩羽士詩競於唐若吳筠  
曹唐輩苑苑旁流盡斯五者大率才情之富閨閣居  
多趣致之幽釋梵爲最羽流不若仙詩仙詩不若鬼

詩

惠休本釋子還俗至晉刺史韋渠牟本道士還俗至  
唐宰相二人皆能詩者又劉勰本儒而出家晚歲劉  
軻本僧而長髮中年二人皆能文者



漢魏間仙詩若王母上元馬明及四真九華等作句  
如出一篇篇如出一手艷麗浮冗靡縹相矜真趣既  
乖玄旨殊少大類晉宋間語皆當時文士假托也惟  
葛仙公二章句格頗類本詞

唐仙家能詩者許宣平隱居三十載及負薪朝出郭  
一絕是初唐語張志和八月九月蘆花飛又西塞山  
一絕是中唐語鍾七言二絕呂七言一律近晚唐今  
傳純陽集皆僞作也

詩品入唐絕取呂一  
詩亦鄙野當是僞作

凡仙釋詩多方外氣骨殊寡惟馬自然風激水聲迷  
遠岫雨添嵐氣沒高林殊近作者意度又葉靜能幽

煙塵別九重一首亦昂藏有格此外絕未覩也